

大清
王朝

清代三百年艳史

第四卷◎康有为谏辞哭雏妓

费只园 编著



大清
王朝

清代三百年艳史

第四卷◎康有为谏辞哭雏妓

费只园 编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三百年艳史/费只园编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1. 1
(2007. 7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469-9

I. 清... II. ①费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民国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540 号

Qingdai Sanbainian Yanshi

清代三百年艳史 (四卷)

费只园 编著

责任编辑: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1.5 印张 120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1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5 000—6 000 册 全套定价: 196.00 元

ISBN 978-7-80528-469-9

目 录

第七十六回 旧事感星轺仪鸾梦冷 新交盼云路拾翠人来 … (1)



他正接了凝思，台阶上早走进西装妇人，革履花冠，十分绰约。他还不肯招待，倒是赛金花把星轺旧事叽里咕噜说了几句，他竟悲喜交集，握手接吻，如同天上掉下异宝。赛金花也垂点情泪，却将在京的勾当轻轻瞒过。他俩叙了一回情话，开尊对饮，益显得赛金花轻盈

妩媚，荡人魂魄。

第七十七回 明月诗成状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梦醒司员妻误入桃源 …………… (8)



只见门外走进个人来，年约三十以外，长袍短褂，足蹬乌靴，家人忙迎出去，叫声老爷。雷太太倒怔了一怔，那雷妾带哭带喊，扭住那人道：“你不是说太太殁了吗，我才嫁你。如今走出太太来骂我。你如果要撵我，我立刻便走，用不着她来赶我。”

第七十八回 疗妒少鸩羹吴探花逐艳 衔哀凭鹤吊陈太史

招魂 (15)



这日将近出关，吴夫人早住在旅店里，把长途应用的衣履什物，一齐预备。果然陈太史带着粤女进来，后面跟着解差。陈太史满面风尘已经消瘦

了不少，吴夫人直扑上去，放声大哭。陈太史反含笑道：“你不要如此悲痛，我却对你不住。你且回京收拾一切，南边去罢。我不是遇赦不赦的罪，将来还好团聚。”

第七十九回 蛾眉寄语重价购贤书 蜚尾兴谗飞章酿巨狱 (22)



那知县恼羞成怒，将巩氏的庵夤夜查抄。巩氏的庵一进三间，供着蛇神，左右均是师徒卧室，布帟蓆榻，异样萧条。巩氏带着俞石二氏，褊衫宽履，尽是黄面瞿昙，只有发髻犹存，也是有如飞蓬，并无一点妆饰。问起蛇神究竟，巩氏却侃侃而谈，一不敛钱，二不惑众，三不幻形，自

灭自生，存废只求公断。

第八十回 附藩臣笑纳寄生花 颂县宰巧赚摇钱树 (29)



哪知马知县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。从监里回到内衙，约摸三更时分，传呼三班六房，在花厅设座。梁上点了四盏绿映映的琉璃灯，一股阴森的鬼气。马知县密叫

老嫗装了冯氏阿姑，披头散发跪在阶下。从监里提出冯氏，正到厅门外面，那老嫗抱住冯氏道：“苦了儿也……”

第八十一回 交俄将阴助亡国人 控英妇姑录离婚史 …… (36)



为首的一员俄将，看得剑娥浑身缟素，映着脸霞眉黛，益发精神。那俄将止住俄兵，叫他不要擅动，直前向剑娥搂抱道：“为你一美人，保全一方性命，你须得从我。”剑娥微笑不动，顾俄将道：“你能扶我起立，自当从汝。”俄将欺她懦弱，以为不须一手的力量，谁知蚍蜉撼树，坐着同铁柱一般。

第八十二回 缟袂痛黄菱梨园一部 红妆谈谢妓华屋双栖 … (43)



那粤妇戟指痛詈道：“什么黄太太白太太，她爱看李春来，我也爱看李春来。这剧园是公共场所，谁先来谁都坐得，除非她同李春来自开剧园，那才好限制人不坐呢。”桂珍来时，看见有人占着已不舒服，再听她这些不尴不尬的话，自然恼羞成怒。

第八十三回 试霜毫远延缪供奉 掠云鬓小坐李姑娘 …… (50)



老佛爷对着缪供奉道：“满洲妇人的大妆，你想见过了。只你汉妇的大妆，连我都未一见，朝珠补服，算不来是大妆。”缪供奉道：“汉妇大妆不过凤冠霞帔。”老佛爷道：“她们来贺寿这天，你可穿了进来。”缪供奉也是一句空话，竟弄到自己身上，倒也无可辞谢，只得顶着凤冠，被着霞帔，束着朝裙。

第八十四回 尊晏雅叙蜜语解新音 缣素分贻慈容留副本 …… (57)



这画像庄严璀璨，奕奕有神，在那苍老的中间还带几分妩媚。老佛爷颇为欣悦，赏了一席宴，发出内帑十万元作为润笔。德菱扣出了八万，将二万交公使夫人转致，以符前议。克姑娘已喜出望外，哪知道居间干没这样许多。

第八十五回 妻毙夫谋全仗尚书势 女装男扮也冒大人名 …… (64)



那夫人是有机心的，料定与榕兴争执，反落了捻酸吃醋的恶名。丈夫可以讨小老婆，我也何妨物色男妾。可惜这夫人年纪已是二十九岁，偏涂得面如重枣，画得眉若卧蚕，一副破竹的喉咙，带着一概木般的身段，叉开棕榈树两枝旗髻，踏倒搓板皮一双旗鞋。三五年来，毕竟没人赏识。

第八十六回 车来贿迁起居惊八座 人亡物在书币艳千金 …… (71)



凤子亦自知不起，拣出金钗一股，用纸封好，交代阿姐鸾子道：“这是徐家聘物，共有两枝，一枝替我带进棺中，一枝等叔度回来仍旧还他。我死后这口棺木，暂时不要埋葬，如何办法，也等叔度做主。我同你姐妹一场，虽非同胞，难得你有点义气。我私蓄些首饰，一概送你。托你将我遗蜕，洗濯含敛，算是你的尽情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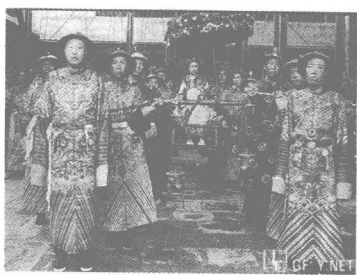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十七回 吊轩亭秋瑾惨遭诗 游美洲姚蕙编画报 …… (78)



璿卿正要申辩，早由差役将她套上锁子，逼她招供。她却默不一言，凭你跪火链踏火砖，种种惨酷的辱弄，她总是听天由命。最后给了一副纸笔，璿卿提

起笔来，写了个“秋”字，继续又写了“雨秋风愁煞人”六个字，算是秋瑾供状。

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题碑酬旧谊 惠兴女士殉学寓深心 … (84)



下葬的那一日，借了凤林寺开追悼会，各界男男女女，素车白马，络绎于途。廉部郎首先演说，以下激昂慷慨，有几个还泪随声下。最怪的是蓝顶花翎一员官，

长袍短褂，飘带荷包，上台来痛痛切切地责备满清政府，使大众一齐拍手。

第八十九回 打鸭惊鸳端午桥假谈道学 画虎类狗瑞莘儒错认风流 …… (91)



午桥无可奈何，竟将完璧一双，落在虎狼之秦手里。端夫人不声不响，只是朝捶暮打，磨折得骨瘦如柴，午桥噤不一言。如花如玉的女儿家，哪禁得暴雨狂风手段，自然魂灵儿飞去了。午桥经此一个打劫，决不敢再谈置妾，恐怕惊鸳打鸭，依旧不能领略滋味，何苦糟蹋他人儿女呢？

第九十回 义起汉皋黎妻伸大义 忠沉汾水陆妇殉双忠 …… (98)



亮臣看见父身仆倒，便要拔出手枪还击，哪知各军劈劈啪啪地一阵，亮臣亦同时死难。大堂上枪声不断，已惊动了上房里的陆夫人。正抱着小孙子在那里玩耍，抬头见兵士拥入，料定事已至此，无可躲避。两个仆人马八、李升还

想救护主母，可怜纷纷铅弹，血肉横飞。

第九十一回 五口共投河无惭名族 九旬犹触壁群话孀妇 … (105)



余氏听得盛成全眷都赴火药库里去同殉，挈着一个媳妇、三个女儿，匆匆赶到，已拥挤得无可插足。正在彷徨四顾，陡然砰的一声，屋瓦齐飞，断头残骸，纷纷外堕。余氏知道大女儿也在劫内，洒了几点痛泪，反身走到五龙桥边，将河水望了一望道：“该在水里死，不在岸上亡。这是我

等葬身的地方了。”

第九十二回 月鏢霜铭袁太君规侄 龙蟠虎踞周女傅从夫 … (111)



看看吉日已到，冯都督着了上将礼服，佩带勋位勋章，在礼堂上站定。周夫人彩舆一到，两块面纱里面，映出胸花，站在礼堂西面。上面悬着世凯的肖像，又着五色国旗，两个人朝上三鞠躬，对面三鞠躬，总算作合了一对伟人，成就了百年大礼。国璋从此有了夫

人，的确是鸿雁合群，鲤鱼得水。

第九十三回 盛命妇赞襄成善举 罗夫人慷慨助遗祠 …… (118)



惠卿东集西凑，不过万金。却好上海的罗迦陵夫人晋京，开口便答应一万。惠卿喜出望外，昕夕赶造。在这罗夫人一万银元，何曾算得巨数，她丈夫欧司爱·哈同先生是上海英侨首富，她住得爱俪园里，开义赈会，开水灾会，络绎不绝。两夫妇

捐款不止数十百万。

第九十四回 开私门窝娼捕陈七 追汽车择婿笑朱三 …… (125)



大众正在那里凝望，忽见黄尘里面滚出一辆满缀鲜花的碧色汽车来，外面垂着绯色的帘子，车头子坐个女子，粉扑扑的脸儿油松松的辫子，认得是朱三小姐。她

手上带着白皑皑亮晶晶两个钻戒，摆动车轮，那速率稳而且快。

第九十五回 名刺谁投王馆长依老嫗 谏辞闲写康圣人恻

雏姬 …………… (132)



他早跳下车来，穿着蓝色龙团棉袍，天青龙团棉褂，白袜朱履，垂垂的红绒小辫。旁边扶着个老嫗，大晃晃的缺襟褂子，硬邦邦的扎脚裤子；梳着

一个髻，是白雪雪的；趂着一双鞋，是灰扑扑的；还捏着一枝短旱烟袋，挂着一个皮荷包，一路说说笑笑，踏进头门。

第九十六回 哀孝女预殉筹边使 记名妓空悲革命人 …… (139)



正在开幕行礼，外面走进个年近二十的女子，白衫白裙，头上用白布扎额，后面跟着老嫗，执着香烛，婷婷袅袅地步上台阶。大众认得是名妓小凤仙，看她脂粉不施，益形妩媚。她站着等众人开会毕后，叫老嫗燃香点烛，排上一桌祭菜，奠了三爵，拜

了四拜，哭得痛不成声。

第九十七回 近妇饮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璧旧女伶下堂 … (146)



九花娘曾经沧海，事事都体贴入微，只要汤大人肯踏进门来，凭你公子王孙，挥金如土，也情愿红颜白发，双宿双飞。汤

大人却不过情，往往打个电话，拿张名片，替九花娘的姐妹们到警察厅里讨个保。这班粉白黛绿的千恩万谢，汤大人乐得做个广大教主。

第九十八回 下笔千言多情护芝草 借刀一杀有意死莲英 … (153)



莲英的母亲遵照莲英的话，过了三十分钟打电话到旅馆里，旅馆里回说兜风去了。这也是馆人的常事。等了一夜不回来，不免有点发急，马路上沸沸扬扬，说徐家汇麦田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什么衣服，什么裤子，什么袜子，地保正在报验呢。莲英的母亲又惊慌，又疑惑，带了小女儿起来

一看，果然是莲英。

第九十九回 双分鸳牒五少奶重缔珠缘 一角蜃楼二小姐潜

占镜听 (160)



五少奶看见陌生人闯进来，眼睛只睃在台上，一面也并不理会。从此一连三五日，你在游戏场，他也在游戏场，你在影戏场，他也在影戏场。五少奶看他有点

呆气，目光渐注到他身上，却是一身极漂亮的西装，呢帽革鞋，翩翩年少，料定也是王孙公子。

第一百回 出游东渡肃女慨飘零 归葬西陵瑾妃资结束 ... (166)



瑾妃办过婚事，总说存先帝的嗣续，慰先后的委托，此后可告无罪，抑抑塞塞地一病不起。却照着皇贵太妃礼治丧，还加着温靖两字谥法。赞襄常

川入宫襄办，定期举杠，一切旗锣伞扇，却摆着几里长，七零八落，几个执绋的都是母家亲族。醇王派了世子溥杰，威威风风送到寺里。赵老太太早拊棺大哭，热闹了三昼夜。

第七十六回 旧事感星轺仪鸾梦冷 新交盼云路拾翠人来



他正接了凝思，台阶上早走进西装妇人，革履花冠，十分绰约。他还不敢招待，倒是赛金花把星轺旧事叽里咕噜说了几句，他竟悲喜交集，握手接吻，如同天上掉下异宝。赛金花也垂点情泪，却将在京的勾当轻轻瞒过。他俩叙了一回情

话，开尊对饮，益显得赛金花轻盈妩媚，荡人魂魄。

上回说到联军统帅瓦德西有一宠眷，和议都由她通译。这真是李爵相的内线，清国的功臣。这宠眷原是苏州名妓傅彩云，曾做过洪文卿侍郎洪钧的姨太太。那洪侍郎起家上第，倜傥风流，从翰林院修撰闻信丁艰，匆匆奔丧南下，不图由沪返苏的时候，竟与彩云中途相遇。文卿心上早已印着彩云，后来在苏州征花侑酒，居然即是彩云应局。其时彩云名叫二宝，又叫钰莲，年只十四，露笼芍药，云鬓芙蓉，说不尽天然美丽。文卿是前生冤孽，一意要储之金屋，只为身居缙绅，未便遽纳侍姬。幸彩云犹未成年，不妨留以有待。文卿的元配张夫人，素性荏弱，惮于涉远，

只要文卿有人服侍，大可安居故土，不必去领略软红况味。所以暗中撺掇，把文卿圆成好事。文卿得了彩云，比中状元还要得意。彩云亦酒余茶罢，体贴入微。在京里的故旧年家，都欣羡文卿有这艳福。文卿公余退食，只在西北舆地上加意用功。因之誉望日隆，转了京卿，特简为俄、德、奥、荷四国公使。照例公使许携眷属，以便与各国贵族交际。张夫人本系深居简出，要她重洋万里，同那异言异服的同行并坐，她早避之若浼。看得彩云跳荡活泼，又属文卿宠爱，情愿将章服暂时借给，叫她随文卿出洋。文卿同彩云正中心窝，一个说太太的栽培，一个说夫人的贤惠。彩云又跟翻译学了几句普通英语，俨然笄珈翟茀，婢学夫人。文卿舟过英都，英国英皇维多利亚还请彩云合摄一影。樊云门《彩云曲》里说的“可怜坤媪山河貌，曾与杨枝一例看”，便指此事。彩云因贵而娇，因娇而荡，先与使馆里的侍者阿福有了暧昧。到得自俄赴德，又结识了德将瓦德西。这时瓦德西尚是毕业学生，补个下级军官。无意中经过公使馆前，正遇彩云倚栏眺望，四目互视，便成就了这段因缘。

到得文卿任满归来，海外情人却已置之度外，只有侍者阿福，跟着文卿回国，依然形影不离。张夫人也到京中，看得彩云狂纵不羁，颇为忧虑。偏是文卿为着俄界帕米尔地图的事，举朝攻击，愤懑异常。经不得撞着阿福、彩云绞在一起，阿福是夺门而出，趑趄狂奔，彩云是春透酥胸，红生两颊。文卿一气一急，几乎不起。总算将阿福驱逐，勉强敷衍过去。彩云撵出了小子，仍复妍上了戏子，文卿忍耐不过，溘然长逝。彩云知道文卿是廿年清宦，囊橐萧然，料也无甚希冀，便向张夫人下堂求去，干她后半世的快活。由北而南，改名曹梦兰，由南而北，又改名赛金花，在京里带着几个南妓。年纪已有三十多岁，只是翩翩丰韵不减当年，有时还乔扮男装，周旋歌讌，所以大众又叫她赛二爷。赛金花香

名既噪，靠着一班王公贵戚，尽可娱乐。不道拳匪一闹，鹑飞蝶剖，只赁得三椽小屋，聊蔽风雨。回想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真是成尘的往事。

到得两宫西幸，联军入都，统帅下令安民却标着瓦德西三字，赛金花觉得姓名很熟，忽然记得德国那段鸿雪，或者郎君身贵，牧马中原。又恐市上曾参，名同貌异，未免委决不下。这日瓦德西赴署议事，策马徐行，赛金花邂逅相逢，正是昔时旧侣，不过虬髯绕颊，苍老许多。瓦德西却不认识赛金花，对此丽人，不无感触。他本住在仪鸾殿里，及至议毕回去，外面报有贵妇相谒。一张卞纸小片，写着三个英文。他正接了凝思，台阶上早走进西装妇人，革履花冠，十分绰约。他还不肯招待，倒是赛金花把星轺旧事叽里咕噜说了几句，他竟悲喜交集，握手接吻，如同天上掉下异宝。赛金花也垂点情泪，却将在京的勾当轻轻瞒过。他俩叙了一回情话，开尊对饮，益显得赛金花轻盈妩媚，荡人魂魄。他俩本是旧交，相隔十余年，相距数万里，一朝相见哪里还肯放过？赛金花从此便在仪鸾殿歇宿，卿卿我我，自然言听计从。赛金花还劝德军勿扰清宫，所以先代妃嫔，俱蒙覆庇。且宫门内亦禁止诸军出入，连内城都安堵得很。狄平子诗里说“银骢拥出仪鸾殿，争认娉婷赛二爷”。这种奕奕的威风，表表的气焰，果然独一无二。李爵相寻着这条捷径，总托她为民请命，勿事苛求。赛金花落得做个顺水人情，在枕畔帐中调停一二，和议略有眉目。不知仪鸾殿怎样不戒于火，嘻嘻出出，弄得雕梁画栋一炬成空。他俩从睡梦中越窗而逃，并一襦一袴，仓猝间未曾携出。台湾邱菽园曾有纪事一首道：

高秋仙掌郁苍茫，袍袴何人扫御床？零落觚棱金爵影，纵横胡地白羊王。老臣肺腑谁长乐，故事帘衣此未

央。竟有内廷成茂草，徒闻博士唾飞香。铜驼卧棘铜环冷，玉虎牵丝玉树凉。殿上早栖乌领白，宫中莫唱竹枝黄。东华晓雾迷鸳瓦，西极繁霜拂雉墙。最是骊山烽火痛，又看楚炬蒸咸阳。

他俩惹起这场火患，各国军帅都说瓦德西不合有这秽行。和约将近签字，瓦德西应行退兵，只为着赛金花难舍难分。此番离别的情形，比不得在德国时那般轻易。赛金花缠绵悱恻，使瓦德西益发感伤，只是君命难违，程期已迫，还与赛金花订了后约。赛金花得着意外奇遇，所有攫取的、酬报的，着实不少。无如她素性挥霍，略无积蓄，为了虐婢被控，仍然解回原籍。这瓦德西还都奏凯，料定有异数酬庸，岂知德皇鄙其为人，总算将功折罪。

奕劻、王文韶看得和约已定，兵队已归，又想粉饰承平。纷纷有回銮的陈请，老佛爷也怀思故国，谕令修葺辟路，扫除宫禁，决于秋初起驾。迁延复迁延，至十月二十四日始行回宫。那些官僚军队，固然肃跪道旁，即各国公使及夫人亦都出署瞻仰。人民犹是，城郭皆非，老佛爷自不胜感喟，痛痛切切下了几道上谕，力图变法。论到主忧臣辱，王公大臣应该仰体慈意，替老佛爷抒一口气。哪知荣禄出缺，补了这王文韶，他是著名的琉璃蛋，四面圆滑，从不肯负点责任。奕劻知道他的脾气，心雄胆壮，唯我独尊，连他两个儿子载振、载揆，居然三权鼎立。奕劻不过贪点贿赂，已觉得臣门如市。振、揆两兄弟更要征歌渔色，借做线索，八大胡同里面便是兄弟俩交易场所。窑姐儿渐渐玩得厌了，起早落夜地去伺候女伶。载振年龄较长，运动较灵，又是煌煌的贝子爷，自然有人前来拉拢。女伶的声价虽说比窑姐儿贵重，究竟鴛儿爱钞，只要满了她的欲壑，怕不手到擒来？载振最赏识的是杨翠喜。翠喜只有一个养娘，早想在翠喜身上捞点重利。偏这翠喜

左拣家产，右选人才，情愿在歌舞台中博赏奉母，决不肯草草失足。载振还不满她的意，说什么色衰爱弛，定要沦落出门。却被个天津巨商王竹林挟着厚赏，再三怂恿翠喜的养娘，又把载振邸第，说得同琼楼玉宇一般。翠喜到底阅历不深，却委委曲曲答应下来。王竹林又在振邸左近赁了一所金屋，上自床帐箱篋，下逮匕箸杯盘，阍役庖丁，雏鬟老嫗，一切足供使令，只叫载振去做现成主人。晚间送了两席，竹林带了如夫人，亲自陪侍。载振感深次骨，私问竹林有什么希望。竹林慢慢吐出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的报效，竹林同他虽是新交，却盼他干云直上。如今正在黑龙江当什么差，只要巴结得到护抚，他也知道贝子爷恩典的。载振满口应承。送了竹林转来，觉得灯影烛光别现着许多喜气，翠喜丰容盛鬋，较之台上的举动，矜持稳重，真令人不可思议。幸亏彼此熟人，才得回眸一笑。载振佯装醉态，携手入帟，总道后果前因，都种在三生石上。

载振急于酬段，向乃父切实要求。这黑龙江本是偏瘠地方，兼之初改行省，有点资格学问的放他去还要辞谢，难得有这机会。奕劻竟保段芝贵护理黑抚，并加副都统衔。上谕才下，早恼了河南道监察御史赵启林，奏衔参贝子镇国将军农工商部尚书载振，私纳歌妓，并及护理黑抚段芝贵。夤缘亲贵，物议沸腾。折中叙明段芝贵造意献妾，王竹林居间付款，这种翠喜的身价，又属军装买办黄某筹垫。因为芝贵素在北洋军界，黄某欲芝贵介绍生意，愿为计划，将来即在回扣内划还。他深恐芝贵与载振直接授受，过于鹬突，故托竹林辗转，藉掩耳目。赵御史既说得原原本本，殚见洽闻，老佛爷也不能装作糊涂，只得派醇亲王载沣、大学士孙家鼐查办。自然官官相护，把载振巧为脱卸，只苦了段芝贵护抚不成，反开去了各项差使，赵御史得了革职处分。都察院里一班人，还不肯放过载振，奕劻知事不妙，暗将杨翠喜送还王竹林，